

Cat of Many Tails

全球销量超过 200 000 000 册！
创纪录五获美国推理文学最高殊荣“爱伦·坡奖”！

九尾怪猫

一个连环杀手就能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慌，
史上最经典、最离奇的连环谋杀案。



Ellery Queen

【美】埃勒里·奎因 著

陆叶文 译

赠书签
齐6张 免费 拿好书

奎因
推理经典系列
03



化学工业出版社

奎因推理经典系列

九尾怪猫

[美]埃勒里·奎因 著

陆叶文 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尾怪猫 / [美]奎因(Queen, E.)著;陆叶文译.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6
书名原文:Cat of Many Tails
ISBN 978-7-122-16979-2

I. ①九… II. ①奎… ②陆…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4713号

Cat of Many Tails

Copyright© 1949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opyright renewed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Wits Cultural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Inc授权上海慧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上海慧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3-1911

责任编辑:王津 李岩松 策划:慧志文化(witsbooks@gmail.com)

责任校对:宋玮 装帧设计:韩飞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1/32 印张9 $\frac{3}{4}$ 字数280千字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64518888(传真;010-64519680)

售后服务:010-64519661

网址:<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33.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出版说明

埃勒里·奎因是曼弗雷德·班宁顿·李和弗雷德里克·丹奈这对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表兄弟合用的笔名，也是美国推理小说的代名词。他们二人堪称侦探推理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经典作家，开创了合作撰写推理小说成功的先例。两人在联手创作侦探小说的四十几年间，创作出一系列独具风格的侦探小说，其中大部分以埃勒里·奎因的笔名发表。埃勒里·奎因也是其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侦探小说作家兼超级侦探。年轻英俊的侦探埃勒里·奎因和他父亲——纽约警察局的警官理查德·奎因是大多数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间，埃勒里·奎因发表了数十部推理小说。其中的十部“国名系列”作品和四部“悲剧系列”作品被认为是古典解谜推理小说最高水平的代表，是后人难以逾越的杰作。一九四一年，奎因创办了《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用他的话说，《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是要将侦探小说从通俗文学形式提升为正统的文学形式，通过提供这样一个实践的平台来鼓励同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培养和发展更多优秀作家。时至今日，《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依然是世界上最专业及影响力最大的推理文学杂志。

埃勒里·奎因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设局精巧，推理严密。不看到最后，读者很难猜到罪犯是谁，看到谜底后，只能赞叹作者无懈可击的严密推理。奎因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暴力、色情没有丝毫的渲染，这在推理小说中是难能可贵的。

身为一个成功的系列推理小说家作家，埃勒里·奎因不只是一个笔名，他已经成为推理小说中的英雄。这对表兄弟因为对推理小说的巨大贡献，于一九六一年获得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颁发的“大师奖”。从整个西方侦探推理小说史来看，埃勒里·奎因属于第三代作家，奎因侦探推理小说开启了美国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埃勒里·奎因曾先后

五度获得美国推理小说的最高奖项“埃德加·爱伦·坡奖”。在历次“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侦探推理小说家”的评选活动中，埃勒里·奎因均榜上有名。

埃勒里·奎因的小说是典型的“公平的推理小说”。侦探所能拥有的线索都被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可以公平地与大侦探奎因斗智。推理小说作家约翰·狄克森·卡尔把这称作“世上最赞的游戏”。阿根廷文学大师、“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称赞埃勒里·奎因——“在美国，可以不失公允地说，侦探小说家只有两位——S.S. 范达因和埃勒里·奎因。”美国侦探推理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布彻也曾赞叹道：“侦探小说本身是美国的产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后来居上了。作为一个作家和编辑，埃勒里·奎因和许多人（甚至更多）一样，努力使侦探小说重新成为美国人的领域。……埃勒里·奎因就是美国侦探小说。”由此可见，奎因小说的巨大影响力。在英美侦探小说史中，埃勒里·奎因的作品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重要流派，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而且不仅限于英美。

埃勒里·奎因的侦探推理小说，在国内也曾有过部分出版，但目前市面上，有些书中存在很多翻译的问题，像错译、漏译等。漏译的如《瑞典火柴之谜》：He had his motor going on the trip in. He was just sailing on the trip out. 他没有开车出去，是乘船出去的。错译的如《九尾怪猫》：A room with the Venerable Bede. Bebop with Beowulf. Holding hands with Hakluyt's Divers Voyages. Jive print in double columns, kneedeep in footnotes. 满室陈放着圣比德的著作，还有文学巨作《贝奥武夫》、哈克卢特的《潜水人游记》，以及各式各样布满脚注的大部头作品。旧版译为：满室伟大的作家，比德、写《贝奥武夫》的比博普、作《潜水人游记》的哈克卢特，陶醉在大部头中，和无穷无尽的脚注奋斗。有些书内容芜杂，体例不统一，出现重复。最突出的问

题是，书未经很好的整理、标点、校勘，出现的差错很多，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

鉴于这些缺憾，新出版的奎因推理经典系列是根据现在的时代环境，对原有译文重新进行归类和整理。弥补了某些文字上的遗憾，使得译文更加准确全面，更加忠实于原文，也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希望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能够使这套新版埃勒里·奎因推理经典系列成为推理文学爱好者的终极珍藏版。

——金匕首文库

目 录



奎因推理经典系列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36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8
第六章	102
第七章	127
第八章	142
第九章	174
第十章	199
第十一章	239
第十二章	249
第十三章	280

第一章

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被勒死是九尾怪猫悲剧的开始，发生在纽约市。这种不端行为使居住在这片逾三百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约等于2.59平方千米）的七百五十万居民顿时感到束手无策。那个“怪物”，用《纽约时报》的话说，受到英国一个乡村传说的激发，那个乡村的居民因愚蠢而出名。这个典故用在纽约市并不全然是戏谑，因为实际情况可是一点儿都不好玩。因惊吓而致死的人远超过惨遭“怪猫”毒手的亡魂，受伤的人也不计其数。大人的恐惧也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创伤。至于创伤的程度，恐怕要等心理医生深入追踪下一代的精神状况之后才得以了解。

虽然后来专家们意见纷纭，然而有几项指控是他们都一致同意的，其中之一便是指责报纸的不是。对所发生的一切，纽约各家报纸的确难辞其咎，可是，《纽约号外报》一位编辑辩解说：“我们只是如实地告诉普通读者有关这一事件的发生，它是如何发生的，发生了多久。”这样的辩词当然合情合理，可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报纸必须把“怪猫”的行径添油加醋地告诉普通社会大众。不但如此，还点缀了许多受害者亲朋好友悲痛欲绝的情景描述。报界如此鞠躬尽瘁，其目的，不用猜也知道，当然是为了让报纸销路更好。

这个目的的确是达到了，而且令人叹为观止。一家报纸的发行部经理私底下甚至承认：“我们真把他们给吓坏了。”

广播节目被指责为同谋。有些电台曾经声援卫道人士，共同斥责某些电台播放的悬疑犯罪节目是美国青少年出现歇斯底里、行为偏差、不合群、固执己见、性早熟、咬指甲、做噩梦、尿床、神异及种种反社会行为的罪魁祸首，然而在怪猫案发生后，这些电台竟然拒绝承认其巨细无遗地报道“怪猫”的恶行有什么不妥，他们甚至还加上音响效果……仿佛正因为报道的内容并非虚构，所以被激起的情绪反应就必然是无害的。后来有人指出——而且并非无凭无据——仅仅是一则报道该杀人恶魔最新骇人暴行的五分钟新闻，其戕害听众神经系统的效力就足以超过所有电台悬疑节目的总和。但为时已晚，伤害已经造成了。

还有一些人则将问题挖掘得更深入。这些人说，“怪猫”的罪行当中有某些特征能够普遍拨动人们心中的恐惧之弦，例如，他所采用的杀人手法就是其一。生命存于一呼一吸之间，断绝气息就是死亡，而根据他们的论点，“勒死”这种形式最能激起人类本能的恐惧。另一个特征是，被害者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被挑上的，也就是所谓的“随机选择”。这些人表示，人们只有在认为自己是为了某种目的去死的情况下才能最心平气和地面对死亡。但是，“怪猫”毫无规则可循地挑选他的猎物，无疑是藐视人类存在的尊严，他让人活得不像人，他杀死一个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任何方式的抵御，尤其是以道德为名的防卫，都派不上用场，在无处可躲的情况下，产生这些惊慌的情绪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三个特征，那就是对这个杀人恶魔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看他完成骇人却又缺乏动机的罪行。至于罪犯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肤色、习性、口音、籍贯，甚至到底他是属于何种生物，都未留下任何线索。从所有可得到的资料来看，他最可能的身份是猫，或者，魔鬼。就是因为什么都观察不到，所以令人的想象力便恣意驰骋，其结果便是噩梦成真。

哲学家们此刻则胸怀世界，为当前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一个可以窥探全景的窗扉。“培养世界观！”他们高喊着。这个老旧的、上下两端稍长而成扁椭圆状的球体为了抗拒压力，正在其轴上左右摇晃地摆荡着，碰触到因紧绷而产生裂缝之处，便发生噼里啪啦的爆裂声。

这一代人，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才存活下来的。是曾经埋葬过数百万被乱刀砍死、饿死、凌辱致死、谋杀而死之尸骨的一代；也是在世界和平诱饵下游过时代血腥的水域，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民族主义讥讽的铁丝网中的一代；是不了解也不想要了解为何需瑟缩在原子弹那神秘的蘑菇云恐惧下的一代；是无助地看着外交策士为那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世界大决战献计争宠的一代；是一会儿被拉到这边，待会儿又被拉到那边，被人恳求、劝告、怀疑、拍马屁、告发、解职、煽动、遗弃，永远不得安宁、日夜分秒都遭受压力和冲突的一代……是全球“神经战”的真正受害者……哲学家们说，无疑，这一代对未知事物出现一点不好的苗头，都会恐慌尖叫。在一个感觉迟钝、不负责任、饱受威胁却又同时充满威胁的世界里，歇斯底里并不是一个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它已经侵入纽约市了，倘若它袭击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那里的人也一样会毫无招架之力。然而，大家必须了解，哲学家们说，人们其实是欣然地接受惊慌的状态，而不是抗争失败后才对它俯首称臣的。当一个星球已在脚下摇晃成碎片，保持理智与清醒反而是种痛苦，幻想才是避难所，才是解脱。

但是这里有一个普通的纽约人，一个才二十岁的法律系学生，他可是始终都保持清醒，而且用一种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叙述这个案子。“我最近一直在研究丹尼·韦伯斯特(美国十九世纪前期的著名律师、政治家),”他说，“在处理一个叫约瑟夫·怀特的家伙所犯下的棘手案件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只要还有一位凶手未能伏法,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都将大打折扣。’如果你住在我们这种疯狂的世界里,有一个叫作怪猫的魔鬼开始到处乱杀人,但没人

有一点儿头绪，而且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怪猫会继续勒死人，直到亚伯兹球场的左右露天看台都塞不满观众——我是不是让你觉得很无聊？还有，顺便问一下，杜罗彻（美国扬基队的经理，曾是该队的名棒球选手）到底怎么样了？”

这个学生名叫杰拉德·艾利斯·科洛德尼，他是在接受赫斯特报系一位记者的街道采访时说了以上这些话。他的这一段话后来分别被转载在《纽约客》《星期六文学评论》及《读者文摘》上，“米高梅新闻”后来也邀请科洛德尼先生在摄影机前把这段话重新说了一次，纽约人纷纷点头赞同，事情大概就这样发展下去的吧！

第二章

八月二十五日夜晚，纽约夏天典型的亚热带闷热天气。埃勒里待在书房里，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他努力想写出些东西。但是他汗湿的手指在打字机键盘上打滑，最后他还是关掉台灯，缓步走到窗前。

窗外黑漆漆的，一片寂静，夜晚的气息扑面而来，纽约城东边的居民涌入中央公园，投身到潮湿的草地上。东北至哈勒姆区、布朗克斯区、小意大利区和约克维尔区；西南到下东区和河对面的布鲁克林区及皇后区；南到切尔西区、格林威治村和唐人街，只要有人烟的地方，防火梯上就挤满了人，空气令人窒息。房子都是空荡荡的，大街上挤满了无精打采缺乏睡眠的人。市内几条主要的干道也一定是布满车阵，所有的汽车都蜂拥着向桥上挤去——布鲁克林桥、曼哈顿桥、威廉斯堡桥、皇后区桥、乔治·华盛顿桥、三区连结大桥——只为了搜寻一丝微风。在康尼岛、布莱顿、曼哈顿、洛克威尔及琼斯等著名海滨胜地，沙滩上密密麻麻躺满了焦躁不安的失眠人群，期盼海风能安抚他们躁郁的神经。哈德逊河上游艇起起伏伏，满载乘客的渡轮像身负重物的老妇一样，摇摇摆摆地驶向威霍肯岛及史泰登岛。

闷热夏夜里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照亮了如高塔般耸立的帝国大厦。这绝对是一项庞大的摄影工程，这部照相机一定要有一座城市这么大，才能在镁光灯闪烁的刹那间捕捉到夜晚的表情。

往南一点儿的天空笼罩着一片明亮的云雾，不过那也只是幻影。在它笼罩下的时代广场酷热难当。人们一定都跑到无线电音乐城、洛西舞厅、国会山庄夜总会、史特兰酒吧、派拉蒙戏院、国家歌剧院……不管哪里，只要保证能凉快一点儿就行。

有些人则打地铁的主意。连结的两个车厢之间有一扇门，将这扇门敞开，当车辆在两站之间飞快奔驰时，隧道里的空气会产生剧烈的波动，气味虽然令人作呕，却是不折不扣的风。最佳的位置是第一节车厢前面狭小驾驶室外面的走道上。挤在这里的人最多，在令人眩晕的风中前摇后晃，却仍心存感激。

从华盛顿广场沿着第五大道、五十七街、百老汇前半段、河滨大道、中央公园西路、一百一十街、列克星敦大道、麦迪逊大道这几条市内主要干道上，公共汽车每站拉上几个人，然后东西南北飞快地奔驰，疯狂地互相追逐，大部分乘客都挤不上车……

埃勒里跌跌撞撞地走回书桌前，点了支烟。

他心想，不管我从哪里着手，我总是卡在相同的鬼地方。

那只怪猫的问题越来越棘手了。

他仰起头，用手掐住脖子，手指慢慢滑到软骨处掐紧，试试看自己能忍受多大的压力。

——怪猫。

埃勒里吸了口烟，歪斜着身体。

这可是极大的诱惑。

在赖特斯维尔·范·霍恩那件案子上，埃勒里的表现全然失常，他被自己的逻辑所蒙骗，当那把老旧的小刀忽然出现在他手中时，他原本准备将它瞄向有罪之人，想不到却一刀刺在无辜者身上。最后是，他将这些憾事全部抛诸脑后，拿出打字机，重拾写作生涯。用奎因警官的话说，钻进了象牙塔。

可是在纽约市警察局担任警官的父亲，理查德·奎因，是警界多方倚重的老前辈，令他无法安然回避。

“我什么案子都不想听，”埃勒里常会这么说，“你就放过我吧！”

“怎么搞的？”他的父亲会用讥讽的口气说，“害怕受不了诱惑？”

“我已经放弃了，我再也没兴趣了。”

但是，那是在怪猫勒死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之前的事。

他曾试过不去理会艾伯内希谋杀案，有一段时间，他的确做到了。可是，那家伙那张小小的圆脸和那双圆圆的小眼睛，就是能不厌其烦地从早报的版面对他挤眉弄眼。

最后，他决定要搞清楚这一切。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案子。

他从没见过一张比这更平淡无奇的脸了。它看起来既不邪恶，也不和善，说不上狡猾，也谈不上愚蠢，甚至连“谜样”也谈不上。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球形体，一个四十四岁的人的一张看似胎儿的脸，一件大自然尚未完工的实验品。

是的，一起极有趣的谋杀案。

然后，第二起勒杀案发生了。

接着，第三起。

接下来……

屋子的门突然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爸？”

埃勒里跳了起来，不小心磕了一下小腿。他急忙一拐一拐地走到客厅去。

“嗯。”奎因警官已经脱掉外套，解开领带，现在正在脱鞋子，“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儿子。”警官说着，一脸阴沉。

“今天很辛苦吧？”

绝不是因为天气酷热的关系。这个老头子跟生长在沙漠里的老鼠一样，一点儿也不会受气候影响。

“有没有什么冰的东西可以喝，埃勒里？”

“柠檬汁，有好几罐。”

警官拖着脚步走进厨房。埃勒里听到冰箱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顺便说一下，你该恭喜我了。”

“恭喜你什么？”

“恭喜我今天……”他父亲说着，手上拿着一个装满冰水、充满霜白雾气的玻璃杯，“在我所谓的——注意哦，是‘所谓的’事业生涯中，收到一个最大的礼物。”

他头一仰，喝了一口冰水。露出喉结的他，显得更苍老。

“被炒鱿鱼了？”

“比这更糟。”

“升官了。”

“这个……”警官说，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我现在是追缉怪猫的头号猎狗。”

“哦，怪猫。”

“你知道吧，那只怪猫。”

埃勒里将身子靠在书房的柱子上。

“局长今天把我叫去，”警官说，双手握住玻璃杯，“他跟我讲，这个安排他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他要成立一个追缉怪猫的特别小组，由我全权负责，也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头号猎狗。”

“变成狗了。”埃勒里笑着说。

“也许你认为很滑稽可笑，”他的父亲说，“但是，对我来说，如果可以自由行事，任意妄为的话。”他一口饮尽杯中剩下的柠檬汁，“埃勒里，今天我差点儿就当着局长的面脱口说出：‘我，迪克·奎因，已经是一只老鸟了，接不起这种案子。我忠心耿耿地为警察局工作了一辈子了，我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报酬！’”

“可是你还是接受了。”

“是的，我接下来了，”警官说，“上帝保佑，我甚至还说‘谢

谢，局长’咧。我有一种感觉，”他忧心忡忡地接着说，“这老小子还藏着一手，儿子，到时候我会更不想干。我想还来得及——”

“你是说辞职？”

“唉，我只是说说罢了。不过，老实说来，你对这案子真的不动心吗？”

“唉。”埃勒里走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面，“可是打仗的是你啊，”他像是对着全纽约抱怨，“我只不过是到处玩玩，就这样而已。好长一段时间我都相当走运，但当我发现一直以来自己居然全靠搏赌运……”

“我懂你的意思，没错，这次的赌博可是玩真的。”

埃勒里回过头来。

“你不是夸大其辞吧？”

“埃勒里，情况相当紧急呀。”

“哦，得了吧。”

“我是说真的，”老头子说，“这是一个紧急情况。”

“这几桩谋杀案的确是很诡异，当然，案情是很棘手，但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凶杀案破不了案的比例有多少呢？我真搞不懂你，爸。我洗手不干是有理由的，我接了案子，可是把它搞砸了，而且还害死了两个人。可你是一名职业警察，这是上级交付给你的任务，如果你失败了，要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是警察局长。而假使这几起勒索案都没有侦破……”

“我亲爱的哲学家，”警官说，两只手掌不断地转动着玻璃杯，“如果这几件勒索案没有侦破，这地方很快就会出事。”

“出事？在纽约？你这是什么意思？”

“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只是有些迹象而已。局里接到民众打来的数次电话，不管是一般咨询的、求助的，还是只求个心安的，已经有显著的增加。局里接获的谎报案也多了，尤其是在晚上，所以晚上值班的人开始神经兮兮起来。这种全面性的紧张气氛有点儿过了头，还有……”警官手拿着玻璃杯在空中比划着，“社会大

众对这案子的兴趣有升温的趋势，感兴趣得有点儿过头了，不太正常。”

“只不过是有一个狂热的漫画家……”

“只不过！谁去管什么狗屎引起这件事情的？它已经发生了，埃勒里。为什么今年夏天百老汇唯一上座率高的戏是那部荒谬的谋杀闹剧《猫》？城里每一个剧评家都认定它是五年来气味最腥膻的诱鼠乳酪，而它正是此刻唯一能卖动票的戏。剧评家温契尔最近写了一篇新作品《猫难》，而演员波尔则根本拒绝讲任何跟猫有关的笑话，他说他根本不觉得那个题材有趣。宠物店则说，一个月来连一只小猫也没卖出去。怪猫的足迹开始出现在瑞维谷、肯纳西、绿庄、东布朗克斯、环城大道、公园大道和公园广场，很快，全市各处都会发现有野猫被掐死，福赛斯街、皮特金大道、雷诺克斯、第二大道、第十大道、布鲁克纳大街……”

“都是些小孩子的恶作剧罢了。”

“当然，我们甚至逮捕了几个现行犯。这些都是征兆，埃勒里，但仅仅是征兆就足以吓断我这身硬骨头了。凭我敢承认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你今天吃东西了吗？”

“五件谋杀案使得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战栗不安！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怎么解释？”

埃勒里沉默不语。

“说吧，”警官挖苦地说，“不会砸掉你业余侦探的招牌的。”

埃勒里不过是在沉思罢了。

“也许是，”他说，“也许就是因为它那种诡异的气氛。在纽约，一天内若发现五十起小儿麻痹的病例，仍然能运行如常。可是，只要发生两起亚洲霍乱，除非意外，我敢打赌你会面临大规模的歇斯底里症候群。这几件勒索案有一些怪异之处，实在很难不引人注意。如果连艾伯内希这样的人都会碰上，那任何人都会有机会。”

警官直视着他：“你似乎知道很多啊。”